三禮陳數求義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

候官　林喬蔭　學

地域

宇內之地析爲九州不知始於何代漢書地理志曰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國畫野分州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則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說皆不見於經惟禮記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韋昭謂共工氏霸者在戲農之間則九州固在禹貢之前而書言虞舜肇十有二州肇者始也明前此之不爲十二葢皆爲九矣夏之

九州明著禹貢而商頌九圍九有傳並以九州釋之周則掌之職方氏是三代相沿皆爲九州然量人職云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謂之曰分則其或併或析非因前代之舊可知故其州名疆界職方與禹貢爾雅各有不同惟是爾雅之文孫炎郭璞皆云殷制而漢書地志則曰殷因於夏無所變改今考燕齊皆周之封國則爾雅乃周末之書疑東遷以後所分非殷制亦非周初之制也

禹貢九州爲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則有幽并而無徐梁葢禹貢冀州之域最大兼有幽并爾雅所言是分其東北以爲幽職方則又析其正北

而爲并若爾雅之營則邢疏以爲禹貢青州之地職方之青則鄭注以爲禹貢徐州之地今案經文齊曰營州郭注云自岱東至海與禹貢所云海岱惟青州者合故知邢疏爲是而林少頴以爾雅不言青爲青并於徐之故誤也至職方之青雖卽是徐然其澤藪曰望諸望諸卽孟諸禹貢屬之豫州則知徐并於青而青亦且侵豫其禹貢青州之域在職方則半入於幽蓋猳養澤據漢志在瑯邪郡長廣縣西爲今之登州府萊陽縣地菑水據漢志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爲今之濟南府淄川縣地時水據漢志在千乘郡博昌縣爲今之青州府臨淄縣地皆禹貢青州之境而

職方幷入於幽州也若夫職方爾雅俱無梁州先儒謂其併於雍今案職方所載雍州之山川藪澤並不出今陝西之境而禹貢梁州之大山川如岷嶓西傾三危黑水諸名概不經見蓋當時梁州之域實兼今之雲南四川杜佑以爲夏殷之間屬蠻夷之國殆卽牧誓所稱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之地故胡朏明謂其雖併於雍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柔擾之使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皆不復置然則先儒謂周時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故合梁雍爲一者恐亦臆測之論也

職方揚州之域其藪澤曰具區鄭注云具區在吳南班固以爲卽震澤孔安國書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郭璞爾雅注亦曰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是則具區震澤太湖三者名殊而實一然下文又云其浸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卽是太湖以其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滆湖東連韭溪凡有五道故名五湖則具區五湖同是一處他州之藪浸各異奚獨於此不分正義曰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此不得其解而曲爲之辭者也夫揚爲水國豈無巨浸以爲表識而必以一水兩用之者唯石林葉氏謂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

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斯說得之蓋自吳江以至烏程嘉興一帶濱湖之地皆古具區其地當漢吳縣之南故鄭注謂在吳南若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明是兩處至五湖之名韋昭謂是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謂是滆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而五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等之說雖名稱各殊道里互別然亦皆不出太湖上下二三百里間唯李善以洞

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當之司馬貞以具區洮滆彭蠡青草當之則洞庭青草屬荆州之域非揚浸也

禹貢職方於揚州之域並著三江而三江之說自孔安國以下言人人殊今案疆域之分合歷代雖有不同而山川終古不易則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且北方流水通謂之河南方流水通謂之江特後世流俗之語若聖人正名以別山川必無牽混故禹貢諸水皆直稱水名必其水之爲江乃謂之江若與江無涉卽亦不得冒其稱矣是以韋昭之言三江也曰松江錢塘江浦陽江庾仲初之言三江也曰松江婁江東江郭璞之言三江也曰岷江松江

浙江此皆不見於禹貢雖均在揚州之域而後世之所謂三江非禹貢之所謂三江也非禹貢則亦非職方矣孔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班固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毘陵北東入海此則與今之水道不合程大昌所譏爲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且彭蠡亦並無江名也惟鄭康成書注有云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此以本經導水之文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有北有中則南可知故諸儒多趨其說特南江之名經所不見或者疑之近儒穆堂李氏斷以

九江并北江中江爲三耆江本水名中江是也漢水入江以後曰北江彭蠡上流九水相會曰滙而入江以後則曰九江皆因江以得名然彭蠡屬揚州之境而經言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皆在荆州則雖以九江當三江之一而九江之地尙未確也考江水濬發最在上流至荆州之巴陵而洞庭之源自嶺表來者會湘沅辰資澧潊酉蒸郴之九水同入于江是卽九江以其與岷江合流於巴陵而江水在北故此爲南江至漢陽而漢水自北來者又入于江是爲北江而岷江經流其中故稱中江此其所入之道皆在荆州至揚州而俱入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雖其合流巳

从不復分爲三道而溯其源遠流長則此入海之江非江獨流也貫挾一南一北之水以俱入故禹貢職方並以是表揚州焉

職方荊州之域其浸潁湛鄭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今案春秋昭十二年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潁水出陽城山東至下蔡入淮在今江南潁州府潁上縣與鳳陽府壽州接界潁水入淮處在壽州西北四十里所謂潁尾也亦謂之潁口荀子曰楚汝潁以爲險而下蔡卽州來亦本楚地楚舊稱荊是周時荊地固兼有淮南壽春之境不得謂潁之必屬

於豫也若湛水之在楚地亦見於春秋傳注襄十六年晉楚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浸方城之外杜氏云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歷山下爲湛浦春秋晉楚戰於湛阪卽此而以爲未聞疎矣蓋疆域之并析無常而山川不易故禹貢職方皆用山川以爲表識經旣著此二水則荆州當日之域黃氏謂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者是也

豫州之浸波溠鄭注波讀爲播禹貢滎播旣豬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今案滎卽滎澤在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漢時已塞爲平地禹時

為澤所謂滎播既豬者葢周時即決為川矣波之名不一爾雅水自洛出為波水經注謂即門水其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入河又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至於穀水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又水經注湍水下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湍酈氏及杜氏通典皆以為豫州之浸是在門水百答之外馬融廣成頌云浸以波溠章懷太子注波水出歇馬嶺在汝州魯山縣西北汝州今屬河南胡朏明曰州西四十里廣成澤一名黃陂周百里有灌溉之利後漢於其

地置廣成苑爲遊獵之所馬融精於周官其頌廣成明言
浸以波溠鄭違其義非是禹貢之滎波自當作播職方之
波溠當讀如字不可牽合也溠水據杜預左傳注云在義
陽厥縣西東南入鄖又水經注溠水出隨縣西北黃山南
流注於溳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南徑隨縣至安陸入
於沔胡朏明謂溠既合溳自下可以通稱經所謂溠蓋即
溳也然則周時豫州之域跨有今湖廣之鄖縣及鄖西之
東境隨州之北境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是周制
也

職方青州之疆域與禹貢迥殊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

葢以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賈疏云周之青州於禹貢侵豫州之地則以其澤藪望諸知之然徐之山禹貢有岱徐之澤禹貢有大野而周俱隸兗州則徐之并於青者亦祇東南一帶而已非青全有徐之地也葢禹貢青州之境至周時半入於幽其西又割以屬兗故青之疆域跨有徐州之地與揚接界而豫之東南境亦來屬焉量人之所謂分國爲九州者此類是也

職方兗州之浸曰盧維鄭注云盧維當爲雷雍字之誤也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賈疏云禹貢及地理志無盧維又字類雷雍故從之顏氏師古則謂盧水在濟北盧縣康

成讀爲雷非也唐以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案春秋隱三年傳齊鄭盟於石門尋盧之盟也杜注盧齊地後爲公子高傒邑又成十七年高弱以盧叛即此今濟南府長淸縣西南二十五里有盧城是盧固兖州之地然其水未聞也貞氏度謂盧水據水經注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臺水也西北入濰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案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山在今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都昌則萊州府之昌邑也其水本作濰春秋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即此土人名爲淮河昭十三年傳中行穆子日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劉

焯云淮當作濰盖此淮字从水旁隹卽濰字之省與淮沂之淮从佳者異故亦或省水作維而盧水自上流入之故云其浸盧維而以禹貢驗之則周之兖境兼有青州之地視禹時爲大鄭氏不知疆域之分併隨時而必以禹跡求之反疑經文之誤未足信也

兖州之川曰河泲幽州亦云其川河泲據禹貢濟河惟兖州疑與幽州無涉乃職方於二州並言之者山齋易氏謂幽州雖跨有遼水爲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域與兖州東西分界此說是也盖其澤藪曰貕養漢志在琅邪郡長廣縣西今山東登州府萊陽縣東有長廣故城又

其浸淄時淄水漢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泲時水漢志云千乘郡博昌縣有時水東北至鉅定縣入車馬瀆葢時水即伏淄之所發而漢之博昌故城在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南則幽之與兖分界葢在禹貢青州東北之境矣禹時兖境最狹至周而兼有徐青之地而青又分隸兖幽則青之疆域不得不侵豫而包徐此職方所以廢徐不置也

職方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鄭注霍山在彘漢志作霍太山云在河東郡彘縣東今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志稱

其高百餘丈長八十里周二百餘里亦謂之景霍晉語宰孔曰景霍以爲城韋昭注景大也唐虞之時都冀州以此爲中嶽故禹貢謂之太岳後以嵩高易之此遂降爲中鎭言五嶽者莫之及矣

冀州之澤藪曰楊紆鄭注云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十藪秦有楊陓紆與陓音近疑其卽此然李巡郭璞等注皆云楊陓在扶風汧縣西而漢志云汧縣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藪也又云吳嶽山在汧縣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西北入渭是楊陓卽弦蒲爲秦雍之藪澤與冀無涉今案禹貢冀州言大陸旣作爾雅亦云晉有大陸考其澤之

所在起自鉅鹿跨今之平鄉任縣隆平晉寧深冀二州而訖於束鹿上承滹沱滏陽漳唐之水滙爲巨浸其間沮洳之地久爲田廬而其在任縣境者尙八百頃下流歸寧晉泊泊且三倍於此則當時職方所述無緣舍此大浸不稱反舉無名之楊紆爲表識且職方他州之藪澤無不與爾雅同亦不宜於此獨異竊謂山水之名稱不一如震澤即是具區并州之昭餘祁呂氏春秋亦有大陸之目此之别名又稱爲廣阿澤或者楊紆即大陸之異號未可知也

并州之鎭曰恒山即北嶽也鄭注云在上曲陽漢書云恒山北岳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有祠并州山蓋在今之

直隸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此無可疑者而大同府渾源州南亦有恒山去州二十里水經注有崞縣南面元岳之語或遂以爲北岳當在於此因附會其說謂石晉既失燕雲十六州宋世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據無緣至幽薊之域而睹所謂北岳者故止望祀於曲陽今考史記封禪書言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地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常山之名郡即因恒山避漢文帝諱故改恒爲常今真定府西南元氏縣即漢常山郡也後漢書載元和三年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魏書載和平元年如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

返古之中山亦卽今眞定府地而唐書地理志定州曲陽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鎭嶽有嶽祠又張嘉徵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是自漢至唐恒山之祭俱在曲陽非獨宋也其渾源之山雖或同名見稱元岳然文人之詞非關典要寧足據乎

并州之川虖池嘔夷虖池卽滹沱禮記作惡池詛楚文作亞駝一也山海經曰大戲之山滹池之水出焉山在今代州繁畤縣至直隸之天津府靜海縣入海漢志所謂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者是已嘔夷鄭注疑卽祁夷出平舒考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㶟水然其流

短不足以匹滹沱酈道元注水經以爲嘔夷卽滱水顏師古注漢書亦謂并州之川爲滱案山海經高是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至長城入於易蓋自山西入直隸其經由之地漢志謂其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固足與滹沱相埒矣

雍州之鎭曰嶽山鄭注云嶽吳嶽也漢志曰在扶風汧縣西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汧縣故城山在州南八十里卽禹貢所云導岍者國語謂之西吳管子作西虞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史記則又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胡朏明謂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緜亘延及其南

與嶽山止是一山是也至爾雅之文似河南之華與河西之嶽並配對舉則中庸所謂載華嶽而不重者嶽即指此嶽山而言葢亦分舉二山一爲雍州之鎮周西都境也一爲豫州之鎮周東都境也故下即對以河海之二水而說者乃謂華嶽止是指華山之爲西嶽言之誤矣

鄭康成注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此據爾雅之文也而注大司樂之四鎮五嶽崩則曰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與彼異者賈疏謂周西都鎬京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爾雅以嵩高爲中嶽華山爲西嶽

者據東都地中而言嵩華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鄭欲見災異之事九州都有故據西都吳嶽爲西嶽而言李氏心傳因之以爲周都豐鎬則華山爲中嶽嵩高之爲中嶽蓋東遷之後今案虞書唯東嶽著其爲岱宗而南西北不名禹貢以霍山爲太岳蓋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五子之歌所謂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者是也霍山在冀州境內當時蓋以之爲中嶽故稱太岳而自太原以下通謂之岳陽至周之職方止稱霍山不云太岳知其不以爲嶽而禹貢之岍特表之爲嶽山則固以岍爲嶽矣所以然者以其時都西京在雍州之域而

岍岐其西華在其境內則以華爲中以岍爲西及東遷以後都於洛邑始以嵩高爲中故嵩高不見於職方而特見於爾雅爾雅周末之書也然則釋周禮之五嶽大司樂之注是大宗伯之注非賈氏不能正之反附會爲說誤矣至於詩之言崧高維嶽自兼五嶽言之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曰今中嶽崧高山葢依此名是時尚未以嵩高爲中嶽固不得謂崧之卽嵩也夫周初尚不以嵩高爲嶽何況於夏故禹貢直謂之外方猶吳嶽稱岍之例而金吉甫乃疑於嵩高不宜與江夏之內方相爲內外別舉陸渾山一名方山當之不亦惑乎若左傳司馬侯之言四嶽三塗陽城

太室九州之險太室卽是嵩高而別之於四嶽之外或因而斷爲嵩高古時幷不爲嶽則亦非是葢司馬侯雖處東遷之後而此言九州之險則於畿外表四嶽而於畿內表三塗太室陽城不害其太室不得爲嶽也由此言之王者以所居爲中卽表其境內之大山爲中嶽虞夏之太嶽西周之太華東周之太室不必相沿孔穎達詩疏乃云若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是未嘗取禹貢爾雅職方而深繹之也至蔡宸錫謂雍豫二州山鎭係傳寫錯誤豫州當作嶽山卽嵩山爲中嶽故得嶽名則無稽之言尤不足辨耳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與大司馬所掌九畿之法同以其各有界域言之故曰畿以其均服王事言之故曰服也顧或者以禹貢止列五服服各五百里與此不同疑周禮非周公所作而辨者則又以爲禹時地狹至周而斥大其封疆不知周之九州即禹之九州安能於五服之外東西南北各增二千五百里之地哉惟鄭漁仲

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數之則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夷鎭卽禹之荒服斯說得之然猶未盡明晰蓋兩面之說是據方五百里而言一面爲二百五十里非謂方五百里之內一面爲侯服一面爲何服也且大行人之言自侯服歲一見至衛服五歲一見五服已畢當及蠻服矣乃曰要服六歲一見不言蠻而言要其下復不列夷鎭蕃三服但統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是衛服之外五百里界於蠻夷尙在九州之內故變蠻言要而外此則統爲蕃國卽禹貢所謂荒

服益稷篇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總在中國之外雖亦以五百里計其服數然遍可以九州之外薄於四海槩之今設爲王畿居中但據一面爲言則二百五十里爲侯服又二百五十里爲甸服又二百五十里爲男服又二百五十里爲采服又二百五十里爲衛服又二百五十里爲要服共一千五百里合兩面則三千里而中國之地已盡故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云不盡者蓋東西南北之餘地聽四夷居之即大行人之所謂蕃國而禹之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則內兼王畿而外并及荒服也且孟子

亦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以三千里開方計之三三而九故有九千里而一州各得其千里鄭康成乃以爲虞夏之時中國方五千里夏衰四夷內侵故殷地最狹止三千里周公斥大疆域中國之地方七千里開方之爲方千里者四十九於經無據不敢信也

攷周禮者皆以禹貢止言五服即尚書之周官亦惟云六年五服一朝今職方大行人乃有九服又禹貢五百里甸服即王畿也左傳襄王告晉文公曰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而國語祭公述先王之制則直云邦內甸服

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亦明以甸服與邦外並列爲五禹貢雖云夏制而周官王制則周書也祭公稟王則周之君臣也今周禮既於五服外增多四服而又列甸服於侯服之下別以千里爲王畿不在服數之中與周人之言周禮者顯背故自漢至今諸儒雖多方辨釋卒無以破其疑而闕其口所以然者一由千里爲甸之制不明一由六年一朝之期未喻也夫王畿曰甸三代所同周豈獨異鄭以周禮證之載師職不日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乎先儒謂已封者爲采地未封者爲公邑則王畿千里除家邑小都大都爲公卿大夫所食采地外凡天子所自

食者無非公邑無非甸地則甸者天子所食之地之大名
故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祭公亦曰邦內甸服而襄王則
直曰其餘以封公侯伯子男正與已封者爲采地未封者
爲公邑說合自先儒誤以王畿千里中在二百里內者當
之而甸遂但爲畿內一地之名然亦思未封之地爲公邑
者獨在二百里以內乎至於王畿名甸而邦國亦稱甸服
者此如公邑爲甸而四邱亦爲甸且王畿亦謂之都矣而
小都大都不嫌同名則是禹貢王制左傳國語所謂甸者
與載師之甸地同而職方之言甸服大司馬之言甸畿與
康誥之言侯甸者合一名而別義也且祭公之所謂五服

與禹貢正復不同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內外相當而言謂凡在邦內者爲甸服而邦以外最近者爲侯服由是總而言之自侯至衛統爲賓服侯卽侯畿衛卽衛畿其間凡有五畿舉首尾二畿以括其中明中國之內常以其服物賓見於王者故爲賓服而康誥侯甸男采衛卽此也外此則界於蠻夷者爲要服遠矣處於戎翟者爲荒服抑又遠矣蠻夷戎翟交互言之在內者爲要服在外者爲荒服非必蠻夷近而戎翟遠也若夫書之言六年五服一朝諸儒亦皆誤解蓋大行人職所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此卽書之所謂

五服而其云一見非卽書之所謂一朝也葢一見者分年而來謂之時見至五歲而畢而六年一朝則六服同來謂之殷頫故名爲同然旣六服又何以止言五服則以衛服之外五百里之要服六歲一見是其當朝之年而前此之五服分年而至者至是又皆來朝故不數要服而止言五服也別詳朝聘然下文又言六服羣辟則并要服數之矣是則解說者自爲岐惑安得謂周禮之不可通於諸經哉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日景求地中卽召誥之所謂土中也葢周公宅洛之意本謂其處九州之中四方之來者遠近相等而及其營建之際則又以土圭之法驗之夏至之

景適得尺有五寸是爲陰陽寒暑之正遂定宅而建都焉其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槪論東西南北之差以明此尺有五寸之景爲正得氣候之中而其所謂求者亦止是測驗之意非必於茫茫大地用此法以求之也注家過泥經文有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之語而疏因謂置一表爲中表又於中表之東西南北各千里各置一表果爾則周公未營洛邑之先必使人分馳四出徧植表圭待日至以驗其中否而中表未定則千里之外又安能預擬其方而植此東西南北之四表乎蓋土中之義有三史記

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此言形勢之中也漢書載婁敬之說曰成王營成周都洛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此言道里之中也茲所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言氣候之中也前二者之中無難覽識而氣候則必推測始準故以土圭之法求之而由是又可以得四方節氣時刻之差此周公宅洛之意也乃因注疏誤會求字之旨而臨川吳氏京山郝氏四明萬氏皆以土圭測景求地中爲周公必無之事則公劉徙豳而詩旨既景乃岡衛文公營室詩亦曰揆之以日古人原有此

法宅洛寧獨不然若安溪李氏又謂求是標識之義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則是旣宅洛然後測之與經之言乃建王國不合葢疑於五表並建之說而不知東西南北四語之爲虛論也

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之地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所述亦然而周禮則曰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二說不同陳君舉以爲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

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徑只二十五里此與孟子王制之言可合然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是五百里者開方之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四百里者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正以周圍言之故得千里而有四公六侯若以徑直計之則不合於此數矣陳用之以爲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乃正封之實地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百里則包附庸然五百里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是公之正封僅得其

一而附庸反得二十四降而男之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是
男之正封僅得其五而附庸反有九十五不可通矣鄭康
成謂周初因殷之地九州之界尚狹周公攝政致太平斥
大九州故有五百里以及百里之封如此則增封一公其
左右若皆百里之侯將併其二十四國若皆子男附庸所
併者且將百國不大擾乎且周之九州卽夏殷之九州也
周公何緣於攝政之時遽增數千里之地況經所云其食
者半參之一及四之一據鄭氏說以爲土均均邦國地貢
輕重之等必兄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
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是主諸侯貢於天子天子

所食而言然則經當言其貢者半其貢者三之一四之一不應以食言之也鄭剛中據大司馬職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謂可耕而食之地此亦宜然然如其說則公地既大而可耕之地半侯伯之國可耕者僅三之一至子男國愈小而可耕之地乃止四之一又何其不均之甚耶竊以時勢考之孟子王制所述是周初因夏殷之制而五等地域實定自周公其食者半及三之一四之一並主諸侯之自食而言何則三代諸侯類皆傳世數十歷年數百王制所謂外諸侯嗣者苟非有罪黜削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無緣遽奪其地以予人故孟津

之會有八百國而樂記所言武王新封者僅見堯舜夏殷黃帝之後而已是其餘皆仍其舊也惟中有助紂爲虐者則討而戮之孟子謂周公相武王滅國五十而其時同姓之親佐命之臣得封者亦不過盡此五十國之地故四友十亂未嘗槪有封疆然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初循舊制然也及周公攝政三監誅而康叔諧武庚滅而微子封商奄踐而曲阜增蒲姑亡而營邱廣於是制爲周禮損益二代以垂一王之典始定爲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之差然五百而食者半四百三百而食者三之一二百一百而食者四之一則惟公之國比舊封增一倍

有餘而子則無所增損男則直比附庸然終周之世惟宋一公男亦祗有許宿餘皆侯伯也其所封之增乎舊者不過三十餘里曷嘗取九州之國而或併或徙之紛更哉且使公侯大國止於百里則出車亦不得有千乘而七十里爲國他不經見僅見之孟子以湯七十里與文百里並言而湯文如此正是夏殷之制周初未遑更定故且循焉然魯頌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左傳管仲言賜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以今地理考之皆不止百里之內則孟子言周公之封於魯太公之封於齊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者乃據初封而言而子產所云列

國一同者亦是引初制以明侵小之故若武成之云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正足見周初之因乎夏殷而周公更制亦
與此不異公侯伯子男爲五等而其食者半及三之一四
之一爲三等大司馬之制軍典命之辨等以大國次國小
國爲差又曷嘗非監二代而爲之者哉孟子當去籍之餘
僅因傳聞以識其畧王制則又漢博士等據孟子而述之
不足以爲周禮病也

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

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此總計畿內畿外之地可建爲國之數篇末又云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

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申前畿內畿外一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明其算法而核其餘地皆是虛計之數猶之職方氏所言凡邦國千里以之封公則四公及六侯七伯二十一子百男以其率周知天下廣輪之勢非實有此國數也乃鄭注職方知是虛計以可四可六可七可二十一可百釋之而注王制則直指爲夏制如此意以殷周稱畿惟夏時天子所居曰縣然此縣內九十三國已與自注尙書夏禹

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之說矛盾孔疏又附會鄭氏以爲殷承夏餘亦稱縣內夏畿內四百國皆方五十里殷乃立爲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不知王制之書出於漢儒而漢天子本有縣官之稱則所謂縣內者不唯非專指周亦非指夏殷也且此縣內之九十三國鄭氏謂大國九者三公三致仕之公三其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六卿六致仕之卿六又三孤三其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二十七致仕亦二十七其九亦待封王之子弟然何以三孤之致仕者獨不得封哉則爲之說曰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雖

致仕猶可卽而謀焉然三公亦無職何以有副疏則又爲之說曰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是公雖亚職猶列於官孤則不列是直以六鄉之事爲三公之專職而三公乃屬於地官反不如三孤之尊重矣葢其所以附會爲此者祗以封國之數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自上差之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故曲爲之解以成其整齊之數而實則皆非不特三孤不容獨異卽公卿大夫之封國其在朝者可以員數爲定致仕又安有定額而必限之以三以六以二十七乎況王子弟之封其人之多寡又不可以三六

九預晝其數也至胡滄菴又引書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此皆因王制之言而附會以爲合者如周初果有此數至春秋之世即使兼并而其存者亦不應其十不及一且九州之域廣狹不齊而山林川澤星錯棊布安得盡皆方整可以按數區分然則王制所言朱子謂只是漢儒立下一個算法者眞通論也封國之算法皆用開方今詳釋之以備考開方之法百里爲一同十里爲一成畿外八州州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是爲百同而以成計之則萬成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則當除去三十同餘七十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七七四十

九凡七十里者一則為方十里者四十九合七十里者六十計之則六四為二千四百六九為五百四十是積百為同者有二十九同積十為成者有四十成故日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七十同則應存四十同六十成故日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五五二十五凡五十里者一則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合五十里者百有二十計之百其二十五則為二千五百二十其二十五則為五百是為三十同故日為方百里者三十又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四十同六十成則應存十同六十成故日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纔內一州州方千里亦為方百里者百為百同之塊封方百里者九則當除去九同餘九十一同故日其餘方百里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以前法計之二十一其四十九為一千二十九乃十同二十九成故曰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九十一同則應存八十同七十一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以前法計之六十三其二十五為一千五百七十五乃五十五同七十五成故曰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此數除前所餘之數前之

八十同七十一成則應存六十四同九十六成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

王畿千里之界畫經無明文先儒皆據太宰九賦之序及載師所列有郊甸稍縣畺之五等而王畿千里面五百里數似相當因以中爲王城其外分爲五截百里曰郊二百里曰甸三百里曰稍四百里曰縣五百里曰畺不知太宰載師所言皆主任地以徵賦稅與畫野分疆之義無與觀太府所叙又以家削列在邦甸之前則其非一定之等次明矣且其以二百里爲甸者據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言也然內自鄉遂外達釆邑其所餘而未頒之地皆爲公邑則皆爲甸地安得以方二百里者限之即稍縣都亦然

載師之文亦但謂凡爲家邑者謂之稍凡爲小都者謂之縣未嘗限以里數何則地形不能截然正方如圖之所畫卽中原號爲平衍而自一二百里外則山陵川谷所在多有家邑而或跨於三百里之外小都而或逹於五百里之中固亦不可謂稍地必在三百里內縣地必在四百里內也是以大司徒言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正是通融之法而封人量人縣師諸職皆主於度地而制宜者惟載師於大都以畺地言之畺是界域之名似在五百里之地然其實亦渾括之詞葢大都之規制視稍縣加廣雖亦犬牙相錯內與稍縣相連而必不能越於畺之外以過此卽爲

畿外邦國之地非王畿矣然則大都雖云疆地而疆地非止大都特明其不踰乎此而已故惟於此一言下文即曰甸稍縣都太宰大府亦皆曰邦都變疆言都可見疆地非大都之專稱也大抵王畿千里分爲三段內爲城郭中爲鄉遂外爲都鄙其間之餘地未以授人者統爲公邑謂之甸其最遠而與外之邦國界者謂之疆故肆師職云與祝侯禳於疆及郊郊舉其近疆舉其遠而說文云疆界也从畕三其界畫則正城郭鄉遂都鄙分爲三段之義而采邑侯國之制雖廣狹異而規模同也

邦畿之地約分城郭鄉遂都鄙爲三段此據其可知者言

之而其廣輪之數經既無文則亦姑就其可知者詳焉案
匠人職云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則王城之大九里也鄭氏
據典命五等諸侯之國家宮室皆以其命之數爲節因謂
國家是國之所居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
五里賈疏云以此差之則天子之城當十二里匠人之文
蓋通異代之制今者本經所記其通於夏殷者惟謂明堂
耳其他皆屬周制卽以國家爲城方則亦無所取證則欲
言城方之制自不得曲附典命之虛言反背匠人之明訓
也且六尺而步五步而雉六十雉而里里三百步以天子
城方九里差之公當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驗之春秋

傳鄭伯之城蓋方五里爲三百雉故大都三國之一得有百雉而孟子言三里之城則正指子男之小國言之是所人所云固信而有徵矣然有城則有郭釋名曰郭廓然在城外亦謂之郛其規制據孟子言三里之城者爲七里之郭今城方九里爲三倍其三則亦三倍其七里爲二十一里合城與郭共爲三十里縱橫各三十里開方計之則爲方一里者九百也夫城中之地中建王宮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以及官府之居環衛之舍廩藏廐庫之所分置其間度餘地亦稍隘矣王都人民富庶則民廛所處不得不兼在王城之外且人聚既衆則所需果蓏蔬菜之屬亦多城

中既少隙地而皆取之四郊數十里之外轉致為煩是亦
不得不近取附在王城之地故載師職王任地首云以廛
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廛卽民廛場圃卽毓草木
者統在此城郭三十里地之內而此三十里地卽統謂之
國中雖園地不言國中而互文可見覩下文直合園廛二
者言之知其非異地矣若夫鄉遂之里數則四縣為一都
其田以授一鄉之民則一鄉有五十里遂亦如之六鄉六
遂合之為有三同之地也其都鄙之制則四縣為一小都
是小都五十里以此差之合四小都為一大都大都得一
同之地分一小都為四家邑家邑為一縣之地一同百里

一縣二十五里也但鄉遂制限以六則其所占之地可以計其統數采邑之分多寡不能預定則其所占之地不可知而其所餘之地爲公邑者亦不得計其數也

鄉遂之地先儒說多未明以經文詳繹之則六鄉內屬國中外界於郊六遂內連四郊外達於野何以明之司勳職云掌六鄉賞地之法而載師賞田在遠郊則鄉之界於郊明矣遂人職首云掌邦之野下云起野役供野牲令野職作野民遂師職亦云入野賦野職於玉府則遂之達於野明矣然未可以郊野卽爲鄉遂也遺人旣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則郊非卽鄉矣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

郊又非卽遂矣王制命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命右鄉
簡不率教者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則鄉在郊
以內遂在郊以外而鄉不在郊矣比長職云徙於國中及
郊則從而受之是鄉旣不在郊亦不在國中矣遂人言凡
治野以達於畿則遂雖在野之內而野亦不專屬遂矣故
大司馬云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旣言鄉遂又言郊野以明
二者之異因考秋官鄉士職云掌國中又云凡國有大事
則戮其犯命者遂士職云掌四郊又云凡郊有大事則戮
其犯命者盎鄉官之長如鄉老鄉師皆王朝之職其治所
自在國中而州長黨正以下乃各就居於其所治之州黨

然且六鄉之民受田雖在遠郊而授宅皆在近郊近郊與國中相接則鄉之地域雖至於郊而其政治仍係於國中也惟遂亦然受田雖遠而在野而其宅仍在四郊與遂官之治所相近是以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不言鄉遂以言國中四郊則實包鄉遂也太宰掌九賦曰邦中之賦四郊之賦亦不及鄉遂以邦中四郊包之也泉府職曰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亦以國與郊包鄉遂也惟小司徒三年大比六鄉四郊變國中而言六鄉者以小司徒所比惟主鄉官國中之吏衆多非其所屬故變文爲別耳

城郭之外謂之郊郊關之外謂之野鄉遂固在郊野之中
然鄉遂之民十五萬家鄉遂之地三同則此外所餘者其
地通曰郊野其制通爲公邑故鄉師職云以旗物辨鄉邑
此鄉之外之公邑也遂大夫職云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
致事又曰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此
遂之外之公邑也然郊之界止於關其地狹除六鄉及遂
官治所之外所餘之地無多野之地界於畿而止故遂人
言治野以達於畿則除六遂之外井三等采邑所餘未封
之地皆爲野之公邑故郊野雖并稱而野又可以兼郊大
司馬鄉遂載物郊野載旐既以鄉遂與郊野別而言之其

辨號名之用則但曰野以邑名邑即公邑言野而郊在其中又秋官鄉士主六鄉遂士主六遂方士主都家而別有縣士是主公邑之獄者公邑遍乎郊野而其職云掌野又云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亦以言野而郊在其中也且公邑之獄既爲縣士所掌不屬於鄉士遂士則其政治亦不屬於鄉遂之官可知考鄉師遂師之外別有縣師一官其職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詔廢置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鄭注以爲主天下人民土地以下之數夫縣師之秩僅上中士安得總天下之事考

天下之吏哉葢其官以縣爲名猶之乎縣士則所掌者公邑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所三年大比考而詔廢置者亦卽公邑之吏也乃其所掌之地域兼以邦國言者何哉以公邑之地所謂甸者其域內連於郊里之鄉遂外連於都鄙而與畿外之邦國分界故必辨其地域而後其人民以下之數可以周知則其所掌者亦祇公邑之地之界限耳而其佐則有旅師有稍人旅師主野之耡粟屋粟閒粟稍人主邱乘一主賦稅一主兵役皆助縣師治公邑者而序官之次縣師在鄉之後遂之前又可見鄉遂之餘地皆爲公邑而甸地遍乎郊野不專在二百里之限也

公邑之數不可知以所封采地之多寡無定故其所餘之多寡亦不可豫定也然據秋官縣士有中士三十二人以鄉遂之士各十二人推之是二人而主一鄉一遂一鄉一遂有五縣鄉以州各實與縣同十二人主三十縣則此三十二人所治者當八十縣許慎說文稱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雖千里百縣之文於經未有所考然月令兩言百縣高誘之注亦如許氏之言意卽公邑之爲縣者或如前所推八十之數言百舉其大約抑或周時實有百縣而以三十二人主其獄未可知也今姑就百縣計之縣有二十五里百縣則

其地積六同二十五成縣有二千五百家百縣則其民合二十五萬家一縣之內爲鄙者五爲酇者二十五爲里者一百爲鄰者五百統百縣則當有五百鄙二千五百酇一萬里五萬鄰而其官以縣爲名則其大不過縣以別於鄉遂之制且自縣以下法皆如遂故其職不見於序官則遂人所云掌邦之野造縣鄙形體之法者實通郊野之爲公邑言之不止六遂也至於官之爵等遂官皆降於鄉官則公邑之吏當復降於遂遂之縣正爲下大夫公邑之縣正其以上士而里宰以下無爵與